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諸路

二十三路

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沒於羗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

其三州幽州并而元豐廿三路三代以前犬羊為蠻夷之域大抵東南衣

冠之地皆往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

士深切嘆恨王化所加唯在蠻羗荒而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往往指燕

雲河湟為重指江湖川廣為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凡

日月所照可以驅蛇龍剪荆棘而人其居者皆可為中國皆可以為夷

狄苟天之所棄何有於華夏天之所祐何有於蠻羗如海表蟠木之地

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為蕩蕩魏魏之功遼東營州之地
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為開皇貞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
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為聖聖承承百有七十年太平極
治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要重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蠻
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劍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
也而秦漢關之資以富疆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
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要輕矣蓋三代以前天運王
於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徵倖當時帝王有
作則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故高陽疆蟠木宅龍城唐營州宋朔
棄於東夷黃
帝逐獯虜而邑涿鹿唐涿州宋朝
棄於北狄高宗震伐於鬼方西戎之
遠也文王遠城
於朔野唐雲夏之間
宋棄於北狄莫不集厥殊勳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於蒼
梧夏禹東巡則歿于會稽宋越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復不
夏大抵經畧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連秦漢而下天運稍回滋養佑於東
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徵倖當時帝王有

作則不利於西北而利於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為郡
縣隋唐闡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蠢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赫
廢靈後世益蒙其利至於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福極吐
蕃漢將屯田於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為異域大抵開荒
狄為郡縣者未常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而有至此也譬諸人之
居焉小人居之則謂之小人君子居之則謂之君子名實在人何常之
有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之禮則黜為夷狄夷狄而用中國之禮則進
為中國是中國夷狄之人且無一定矧於其地哉而議者謂江湖而南
風氣濕燠有夫四時之正踰嶺南則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其所以不可
進於中國也而不知四海之內得陰陽之正者唯河南為然渡河以北
公關以西則風氣稍涼至燕雲河湟之間則有秋冬而無春夏其失天
地之和一也先王既輯正於西北則後王有作疆理東南復何疑哉由
是以論則天運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為帝王之居仰觀俯察則
西北不得不重於古東南不得不重於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則天

下大勢默可知矣

九州

禹別九州

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按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
州淮州徐州相去不能千里荆河州豫州千里而凡海岱州青州千五里而縮荆山
州衡陽州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州
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州相去以四千里之至華陽
黑水窮數千里而未有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
壤因土宜而別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荆河淮濟之間州徐州豫州三
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
州之大獨不可得而整耶州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難
言之也切嘗討之九州之別蓋做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始於黃帝方里而并九百
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為王圻八州
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字之小大

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

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

盡良曠既闢廣土實稀故三州豫州境土最為狹也至淮海以南揚州

荆州函劍以西豫州在劔閣之西荆州江湖之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

關踈稼政平土蓋寡關田甚艱故四州境土最為闊也嘗考西漢之時

去古未遠方其極甚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

百五十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戶而荆揚雍梁四川僅當三百

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曠之廣

闊據今驗古畧可知則九州之別唯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嗚呼治有本

要帝主一道其來久矣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百萬而無

粟不能守也故舜咨十二教以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官九

職以農為先誠以農為先誠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而食非田不

給田非民不耕有田而後可以賦民有民而後可以立市朝廷國家故

先王所重唯民與田其所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侯甸之制軍國之用

皆取定於民田故官無閑則兵無聚散家無豐儉民無勞逸而國有致
一之歛民有不二之業有田斯墾有穀斯積雖遇水旱兵凶而民無棄
色故得禮節著而榮辱彰時雍之治由之而致也爰自秦開阡陌而廢
井田罷侯置守以要害為先而不復以民田為制魏晉而下因仍不改
坐水陸而建都會華山河而峙城郭民物所聚南畝實遙形勢之地良
田盡寡至於平土多疇衣食所資則反以為敵夷不守之地而不知務
大抵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
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各臣大郡多至數十萬戶
則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產則本於末業有天下國家者
既不能為之閑禁又從而之以規利遂致不耕之民多於南畝有司者
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歲計之不足也古稱一年耕必有三年之蓄
謂人皆土墾也今耒耜之民僅能當天下一之三使歲皆有年則斯民
僅能糊口設一穀不登所在不免告糴然後知先王之制所以為后稷
生民之計矣後王之治所以有愧前王昔豈惟德教之有虧固亦法

之良也嗟乎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之天下
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而不復可行於後世矣抑亦復之者未得其
漸耳捨先王經國之制未易遽復而先王愛民之心詎可砥忘哉後王
之治信能一政之設一令之施惟民與田是崇是重則王制雖未必更
張而時雍之治豈云難致臣因考九州之制知先王以民田為重故備
論於此庶幾按九州之圖則足以見先王之心無徒論其道理遠近山
川夷險而已

五服

陶唐五服

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
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
隔不出禹貢之域何道理之殊絕也遂致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
禹貢之制據虛空為飛徑過而言兩漢之制以人迹所通遠近曲屈動
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論而臣切以為不然夫鳥道信為徑通而人迹

安能有及柳嘗討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任東北隅燉煌任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表之而度其兩隅則為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曰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地不盈千里已為我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則先儒巧傳之說失其據矣嗟乎昔先哲王為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密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遠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遠足為大也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果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特廣大之名企後世無厭之福所以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遷好大之君以

廣斥土宇為功而記錄之臣又從而恢張之是豈知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戒哉

疆域

先王疆域

傳稱黃帝北邑涿鹿唐幽州宋冀州虞世南陟蒼梧宋朝荆湖南路道州寧遠縣共嶺表之蒼梧也

夏禹東巡會稽宋越州會稽縣然則後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

朔所加邈焉可知以至高陽之際海裔來同北山臨陵南止交趾萬里西止流沙東止析木廣輪一同文軌疆理所屆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

域糜耗華夏甘心邊夷而無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

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自相君長八紘之中綦布星

分畫為萬國其侯邦所覆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漢時六十六百二十

三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

益廣則正朔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

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胡猾狄擊兵不辭而敢與上國抗衡者

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胡猾狄擊兵不辭而敢與上國抗衡者

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勞於服遠哉抑亦為斯民愛戴之厚不敢
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荐興轉相侵侮小國日
滅大國益橫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而商湯革命有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矣逮夫姬周浸興
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轉相吞滅又
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時進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
西方則昆夷鼎盛北陸則獫狁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
有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而
夷狄寢強江浙之間已為文身斷髮之鄉朝聘盟會未始通於上國於
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教遠暨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
國經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黃帝高陽唐堯虞舜夏禹
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民之道豈相反矣抑亦時或不侔耳
使其易地詎不肖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
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

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暨悉為郡縣而猶以為未也噫何元元之不幸也
歟文王周公之道果若是乎使黃帝高陽舜禹復生於斯詎若是之勞
民嗟乎黃帝登空峒宋朝鎮成虞舜陟蒼梧夏禹巡會稽非不勤遠也
秦始皇登之累山朱朝恭州漢武帝登單于臺宋朝雲中隋煬帝幸雁
門宋朝朔州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
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辭後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
加故勞民盡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絕也故臣謂其觀
先王福負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
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則可與言化矣

西漢疆域

高惠文景之時天下甫安四夷鼎盛匈奴侵盜河南宋朝陝西尉陀切
據南越宋朝廣南閩越王猶保閩中宋朝福建中國疆域南北總五十里東
西又且不及三代以還一王封域未有儉於此也而當時天下無事治
幾刑措後世莫及逮夫武帝末年四陸之地舉皆開拓東西九千三百

里南北萬五千里開闢以來一王疆里至此為盛而當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後世未有取也王莽之亂百姓謳吟思仰漢德故劉氏復起天下響應史臣以謂高祖孝文之仁德結於斯人也深故光武成功若此其易彼漢皇基業恢宏如此曾何補於後世夫然後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王斯言不誣矣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一節校正

興地門
歷代

晉元中興

議者謂晉元雖中材之主要不失為唐肅代而安史亂唐肅代興於西北卒能復兩京夷大憝再造皇家不失舊物而劉石覆晉琅琊興於東南祖逖既死勲業頓墮僅能退守江右為自全計耳豈形勢失據地利之不齊邪臣切謂不然夫晉唐之君固無優劣而時有利鈍敵有堅脆所以不同也方安史作亂張真源守睢陽蘇翰魯山南守南陽宋州荃卒死戰不下賊故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李臨淮戰河北郭尚文戰河南奮銳挺忠勝氣百倍而祿山思明君臣父子更相戕戮自取虜夷

故謂代乘時奮功坐夷巨盜非力也時也劉石之禍則異然自胡塵南
鷲百郡危裂卒無一城一壘能堅守挫敵以待王師者唯劉琨保并州
不忘晉朝而收民無力臨戎失律汨汨不自振僅能當顏真卿輩徒倚
河朔之間耳所謂李郭張魯之將無有也而劉石輔車再世奸雄氣吞
九有又非安史崛起之比東南將帥既非其人而元帝有一祖述不能
用王敦投隙而奮遂嬰禍辱內難相仍隣敵鼎盛而猶能保有東南宗
社不絕是難能也且永嘉之際愍帝亦有為之主定都長安根本秦隴
股肱三河而瑯琊外屏東南首尾應援地利非不得也一時形勢與肅
代之際何異而終於顛沛戮辱而後已則以遇敵之強而將帥失律故
也借令琅瑯復興西北是以肉餉虎口耳與午民將無種矣而况肅代
一與於秦蜀而兼有吳楚元帝興自吳楚而併失秦蜀方開元承平之久
東南戶口最為蕃實安史之亂幸免寇掠當時兩浙諸州民戶不下九
千萬舉東晉所有不能及也考其國之虛實將之利鈍敵之堅脆其不
侔也如此則其勳業有大小虧盈固其宜矣豈地利之不齊哉且以晉

室衰微之際祖逖校起於解不逞中驟能收合餘燼擊楫奮忠持斗糧
尺兵橫軋強敵不數載間俾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以石勒驍雄戰無
留敵而終越之任垂涎河濟之外不敢形南牧之志則勢之強弱顯在
於人豈以東西南北為限哉逖之功所以不成則任之不專而年之不
永耳向使晉室有幸能專逖之任而天假之年則劉石父子之間雖無
安史之禍東晉所有之地雖無肅代之廣庸知不能成李郭興復之功
乎

南北紛爭

論曰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
屢得志於東南矣或卷甲而趨歷陽石季龍歷陽或長驅而至瓜步瓜步
太武瓜步在宋真或築行宮於新野元魏孝文新野或駐大軍於秣
州六合縣界也陵北齊將蕭軌秣陵或涉沅湘而阻於長沙周將賀若敦長沙或渡江
陵乃宋之建康府也淮而守於石頭北齊將慕容紹宗石頭其深入制勝非不銳也南國之
兵屢得志於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晉將滕恬之黎陽也或薄海而克廣

因宋武或湖渭而入長安宋將王或踰關而至霸上晉

有溫或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梁將陳或五十二城望風震

服梁將夏其深入制勝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士者八姓後漢劉氏後

亂亡踵跡劉氏暴骨於關河符姚染血於淮渭慕容拓跋聞關軒驚高

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非無譽可乘也王敦蘇峻踵逆上游孫恩盧

循江亂海嶺巨元侯景秦毒江湖李特譙縱強巴蜀是南國非無衅

可乘也然而北人終不能併南南人終不能併北是何耶蓋其不能圖

萬全之舉好與常試之師方敵未有衅則遠徵功利紛拏以逞重兵外

宿齊民遠輸餽謨重勞帑藏益亟敵未告憊而吾已困矣逮夫幸際機

會隣壤繹孫贏秦之鹿已奔下莊之虎可刺則備不豫則無以應享坐

待其斃而莫能乘矣間或幸而遇捷則敗不旋踵是以袁宏舉南國之

兵潰於洛口元英掃北方之衆沒於鍾離青泥之敗單騎而跳宋陸陽

真呂梁之役四馬無反陳將吳考之退宋將劉資晉湯然魏武言還

大僂屍閩積齊人如渭皆為江浙之魚北齊不萬聖卒若林

作淮淝之鬼大其餘或焚舟而道晉或棄輜重而奔晉

或大敗而還者魏不可殫紀既軍敗於外國疲於內民愁盜起群稚

棄之而社稷危矣是其急於成功乃所以速底敗亡也向使南北之君

能於暇時息民休兵遵養時晦君宰優游將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

性莫不蓄銳以待發銜恩而樂用而廟堂之謀靜觀遠照探敵人之情

偽而憤識之必俟一旦釁隙洞開則赫然有作發將士素銳之氣啓臣

民樂用之心興湯后之雲霓仗武王之旄鉞入關下高祖之令渡河布

先武之恩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弔民何民不服顧海宇之功豈難

濟哉常觀三國之時吳魏爭衡淮漢之郊奔命不暇而數十年卒不能

入寸土逮晉武受命講好息民邊境如畿輔南北之民各安其堵故能

十餘年間一舉而平吳隋之平陳也亦然東晉之初力爭中原五七十

歲之間未嘗不有事于西北而關河之功未始克集及其季年務敦鄰

好北有南燕西有姚秦而數十年間恬不交兵西北之人不復以東南

為虞故能數載之間一舉而克燕再舉而滅秦宋之與其混一字內已亦由是道是其緩於取敵乃所以速集大敵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與之為取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可不戒哉

梁亡

嘗考前梁之亡其可恠者二前代皆以驕逸後暴而敗梁武獨以憂勤慈儉而亡可恠一也始也興而治終焉亂而亡可恠二也議者以謂溺信釋流致精爽迷奪遂底滅亡非也惑於浮屠氏有秦典刑不過委靡而不競耳何致遽亡哉蓋其功以易成而患由忽至也傳曰常勝之家難與屢敵蓋將常勝則驕士常勝則易征伐四克則廟堂之謀輕於用兵是常勝之福所以為禍也故從古王霸之興必履危踐險然後能成功如漢祖之創業光武之中興魏武之制勝劉宋之霸蕭齊之強拓跋魏之盛宇文周之固皆因百戰艱危摧堅敵而成太功良由憂勤益智慮而傲畏成安強也若乃起兵以來幸不過敵而擊自潰之師攻無備之城遂致所向莫前偃然有輕敵之心則是潮兵也勝則銳進如潮之

來而不可遏敗則驟退如潮之去而不能止茲為覆敗之端亡無日矣是以潘王制勝而齊國亂一偃成功而商祀絕項羽轉戰無前而楚亡符堅征伐四克而秦滅是皆常勝之為禍也梁武之興幸會其時乘東昏頽弊遂基洪業適北朝太亂隆伯功取南國如反掌拓中原如拾遺師旅所經秦征無戰一時功業之成幾亞宋武之盛而所以盛則易也當時不知成功之幸以為當然故偃然以孩稚待育育而了無戒心侯景乘虛既濟江戰少衄則壯氣消盡勤王之師三十萬環視數旅之賊莫敢誰何卒以敗亡蓋當時南國之兵未嘗遇敵故爾是故善用兵者毋畏敵人之勝要觀其所以勝毋憚敵國之強要觀其所以強敗焉思奮者是為勅敵勝而輕我者終為亡國伺其無前之際可收不世之功能見小敵怯而大敵勇然後能無敵於天下

秦隋遷亡

周室東遷夷夏紛拏餘六百年而天下併于秦十餘年而天下大亂秦遂以亡晉無南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而天下併于隋二十餘年而天

下大亂隋遂以亡傳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無聊之民不擇主而
事方戰國南北之際斯民無聊甚矣反不安秦隋之政相率而為盜何
耶蓋民各有心誰能安分不得已而舉勞苦患難則無辭得已而不已
則怨心生矣方戰國南北之際日尋干戈而斯民猶且安分者其意若
曰吾君豈獲已矣是未必無恤我之心也時有不幸耳逮夫天下無事
人皆有苟安之志少加勞役遽爾怨對其意若曰吾君豈不獲已哉是
終無卹我之心也父子夫婦生長亂離引領息肩于斯有年矣今幸際
此而猶不免焉是無時不可已也由是無聊之心生相率為盜此秦隋
之所以速亡歟噫天下厭亂聖人乘時斯民懷安奸雄投機為人上者
可不畏哉

漢唐疆域

漢初匈奴鼎盛盡盜河雋地曰羊樓煩舉為膏腴去長安纔七百里飛
騎旦夕可至其邊防至隘也逮及世宗大攘胡越浮西河絕大幕封狼
居山禪烏姑衍以臨澗海盡奪陰山千里肥美之地匈奴王庭反為漢

之內則又何其廣也唐初遠事西域列波斯以東為八十八州遠者去
長安萬五千里計其道里之中建安西都護府調唐兵鎮守為其邊防
至廣也及天寶之亂吐蕃乘虛盡陷河隴地上邽以西皆為虜守去長
安纔八百里連年入寇遠陷京城輦谷之下無異邊徼又何其隘也雖
曰人事有工拙夷夏有否泰是以天道好還虧盈之理自然至此也要
之為狄不能理漢民中國弗能疆異域神州雖盛毋勞北伐之師島夷
雖強毋形南牧之志各保封疆自相蕃息非惟允叶於人事抑亦克承
於天意矣

南北形勢

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
分相持六十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琅琊南渡繼為南北朝相持三百
年而隋併陳周秦漢唐肇基皇業皆本陝西光武中興亦賴河北遂令
古今議者有形勢優劣之辨讀賈生之過秦則夸言陝右誦杜牧之罪
言則齒譽山東即宋朝河山西路何東路及燕雲地也而赫赫南夏未有稱焉寡見諷聞

之士大抵雷同深以為不然夫欲觀古今盛衰之理者無徒驗其功業
之已成考其興亡治亂之所由致良將不擇兵而戰循吏不擇民而治
王伯之興豈擇地利而後制勝沃野不能起惰農高資不能成格虜山
河襟帶又安能保亡國之君是以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
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北也赫連曜強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
王濟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
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
武帝皆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
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
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
殘鷲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奮西北其亡
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材一則強霸
於南夏一則制勝於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周同討
於深紂矣使奄有萬國覆亡不暇何待於東南哉文王之謨武王之烈

高祖之神光武之聖唐太宗之英武此以天錫勇智俾表正萬邦者也
一旅之衆一成之田亦足以王矣何特於西北哉彼東南之君唯宋武
景祥英雄然究其威畧基圖未可與始皇較優劣又何敢望文武高光
之清寧也無其人而無其功理之必然者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利
興亡治亂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謂南北之風渾東南
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詐西北之士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
勁東南之安鄙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又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可
一舉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渾厚可與
奮功悍矣則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由古以
來南北紛爭則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夫之弱此
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後雜以羗狄之人驕
暴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邊以蠻獠然而蠻獠之人庸愚者
也直則不可以屈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
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奪和易之人易以德懷

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由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東南之地磽瘠多田疇而利耕布故由古以來西北之人裕於賄而患於飢東南之人苦於貧而足於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若九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糧常仰於東南貨賄常資於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抵肆東南之兵踴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於持久東南之兵利於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柱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於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便於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隳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故張良賈充鄭柔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人制勝務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

南人之憚北也願識者何敵焉臣謂南北形勢初無輕重舉凡天時人事如何耳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

山堂先生章

俊

建陽知縣區玉

教諭譚璋

校正

○輿地門
歷代

三代漢唐

三代有天下垂二千年而隆平之治纔數百載其間篡攘殺亂幾居太半傳八十有一王而致治之君纔十數而止是治世固少而亂世固多也漢唐有天下餘七百年而天下安安幾四百載傳四十有五帝而致治之君不下七制三宗是治世固多而亂世固少也然而天下後世言治道者莫不重三代而輕漢唐何哉教化習俗有不同耳蓋三代之牧斯民也任之以井牧養之以庠序警之以號令紀之以典刑下逮草萊之間教養畢備是故朝覲會同五服不期而至蒐苗獮狩戎事不戒而



嚴教之以禮樂而民蹈中和與之以三物而士敦行義分明於朝齒辨於鄉行成于家俗化於天下而風移於後世方其治時厥勩若斯之盛及其亂也先王之遺風猶在雖日尋干戈而民猶覲德詩書講耕耨人餘禮樂見鋒鏑之下童子猶能奮忠婦人亦皆知禮商人足以却敵切藏於馬納君不至泥塗之人亦或可施於有政良由典制有常教化有素而民難動耳爰自暴秦得志王迹遂熄漢矯秦枉未能遠謀綿歷魏晉南北隋唐之際一因一革載治載亂為政之道不甚相遠也當時君臣日夜圖回不過以刑名食貨之為急他則畧而不問是故學校不足以化民成俗而徒為利祿之階禮樂不足以易俗移風而徒為宴樂之具六藝已隳其四四民遂籍其二井牧既廢王制蕩然編戶之富侈埒公侯齊民之貧不侔大異風教陵夷刑獄寃濫法藏於有司而民犯於田里行著於鄉里則爵遠於朝廷父子無假蓋之情兄弟有爭桑之醜夫婦懷切芥之疑奴主起攫金之想而習俗滋久玩為故常方其治時効已不羨及其既亂則君子安於犯義小人采於犯刑未轉化為干戈

衣冠轉為皂隸北羣盡為胡漢列郡不相唇齒林林之徒不殘於盜賊則陷於飢寒不斃於飢寒則陷於刑戮生民糜爛無有紀極奸雄乘時禍不旋踵良由王制隳壞聖教不行而民易動耳故臣謂三代之離亂猶足以比漢唐之治安而漢唐之君子或未能過三代之小人非其時之不同人之有異風教習俗實使然也且以漢宣之治朝而王吉深切漢宣謂當時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則他可知矣後之為天下者欲建遠成之規苟一時之治則漢唐之法固有足進必欲化民成俗浚太平長治之源則捨三代將焉取哉

宋朝混一字內

宗周以降訖于五季寥寥二千載間一治一亂載離載合為十有六代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及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而周有天下餘八百年漢有天下餘四百年唐有天下垂三百年其餘十有三代乃不能五百載何脩短之相矣耶蓋以弗恤斯民而獲罪於天耳嘗考歷代之君志意所存各有緩急而其德蓋可見矣緩於取天下急於惠斯民者文王也急於取天下而

不忘惠斯民者漢祖唐宗也急於取天下而忽於惠斯民者十三代創業之君也唯其愛民緩急不同此享國歷年之所以異也觀漢唐之盛涵養斯民不為不厚然遑遑然以天下為功則於元元有所不暇頌此其盛德所以有愧於文王也正觀之治有踰兩漢其惠澤斯民可知而好大喜功喪德實多方之高光文景之君顏其厚矣故唐祚一傾而絕漢祚雖移猶血食百年而後亡蓋其所以惠澤斯民者厚則圓穹之福祚為無窮仰觀俯察及古驗今則天人之理斷可知矣大哉宋太祖皇帝惠澤斯民何其深也方曆運有歸天人震動事出倉卒而市不易肆不動聲色而天運已歸一號令間海宇洗心幡然而屬宋矣于時承周世宗威烈之餘藩夷削弱之甚摧鋒進取無異拾遺而太祖仁民澤物之心有加無已視藩夷之民皆吾赤子息民休兵薄養時晦違夫張文表作亂荆湖周保權來乞師始有事於南國副彼來蘇之望遂收不戰之功旋即罷兵與民休息既而蜀人悖德天討靡違師甫及於六旬功坐收於萬里載集倒戈之烈豈煩卷甲之勞凱歌既旋天威證靖以至

河東不軌而天駕躬臨誓弔斯民一人弗殺江南阻命久稽天誅而申勅將臣深戒殄戮兩堂常容於度外一民罔致於非辜故因壘而降尚有勞於再駕罪人斯得終有侔於二年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其宋之謂矣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九年統未集萬古尚其仁藝祖之興十分天下有其七而十有七年宇內未為一家豈威力有所不足歟忍傷斯民之命必敬以柔道馴致之耳文王之德何以尚茲加之聖聖承承盡循堯道好生之德益洽於斯民故范陽逆命大駕弗亭澶淵赫靈神女頓戢夏人蠱動類蚊蚋之嗜層遼國懷來猶鳥獸之威若三代以遠未有中國實強如宋朝承平之久而猶能釋四夷而弗誅也故海宇之間元元各安生業民有餘力地無遺利政事舉而獄訟理婚姻時而生齒繁上天降康年豐時和斯民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咸遂其性而浸以休息故承平百年戶口十倍良有以也夫三代以還涵養斯民漢唐為優而考其極盛之時戶口可知西漢千二百二十三萬東漢九百六十九萬唐八百四十萬皆其極盛之數也宋朝元豐末天下民戶總客主一千六百五十萬戶宋朝疆

理北漢百郡少四之一孟州之界河越舊來昌涼州之金城地武成
方州之界河越舊來昌涼州之金城地武成
之州也而民戶猶加十四唐三百州少五之一即漢三十六郡地歷代
之文武成康之治了無愧色則皇天所以輔佑宋朝其可量耶

京都

東京

鄴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為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蓋言其平
夷洞達而坐九圍之中也故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亟傳稱夏禹有釣
臺之享今陽翟縣京西三有釣臺陂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葵丘今雍
丘縣京東八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即今之封丘縣也京北六晉
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即今之滎縣也京西晉敗楚師于鄆陵即今
之鄆陵縣也京東南楚敗晉師于邲即今之管城縣也京西袁曹
相持於官渡在今之中牟縣北京西劉項畫界於鴻溝在今之滎陽

縣京西祖逖鎮雍立而黃河以南盡為一有漢兵之雍丘縣也南
北朝力爭河南而滑臺無為重鎮即今之白馬縣也京北若此之類
前史班班未易殫舉則荀鄴之言為不誣矣故秦漢以還訖于南北朝
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四面搏擊莽為戰場主霸之興未有都于汴者蓋
憚其四通五達而無險可恃也爰自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泗而大
梁實坐要會振南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既李唐中僭奪山東百州大
梁屹為重鎮逮黃巢逆亂中原紛擾梁高祖僭窺唐室遂據汴地以為
根本既而征伐四克卒拓中原自後常為帝居迄于宋朝勃興卜都仍
舊開寶九年三月駕幸西京有事于南郊遂有留都之意議者謂東京
汴渠引漕東南宿衛百萬實所仰給帑藏軍兵皆在樞本不可搖即日
下詔東還嗚呼古先哲王所以更都三河之間者蓋務求水陸便利之
鄉所以便國用而紓民力也嘗考堯都平陽命夏禹治水每一州功畢
必導決川流直通于河以達平陽皆所以便諸侯之職貢也聖祖之興
混一宇內而猶都大梁誠得唐堯之遺志焉

南京

春秋以還議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為尚謂天下國家藩籬舉在於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於人而不在於城也何則唯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于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其為要害之地及安祿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於一堙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於睢陽乎抑亦有賴於巡遠也泛觀前史所謂要害太平得人則重失人則輕蕞爾老城屹為重鎮者無世無之如盱眙玉壁鍾離宛丘諸城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滅質乃固守盱眙宋齊初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玉壁魏城在宋齊時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勳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宋齊初李唐之季黃巢亂亂剽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犍乃固守宛丘宋齊初皆能挫銳摧敵收不世之功則四城之要害為如何以至隗頭保

其李憲阻舒吳守須瀋魏申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儲真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再世而不賓或環天下兵束之而無功成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時觀之宜若險夷華固之甚真所謂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華泥可封也苟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擇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城不下雖雲屯百萬其孰能乘之哉嗟乎前史班班議論要險守禦之術多矣莫不據一時成敗而言非可為萬世通論也得其要者孟軻氏而已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此萬世不易之要害也若張巡許遠之徒豈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不去者乎愚感巡遠睢陽之事故備論於此而人事地利之分庶可見矣

北京

班孟堅著漢史叙列國之地各有都會蓋謂其財貨之所阜水陸之所湊山河之所襟帶足以指臂四域履冠一方而獨隆者也夫土壤腴瘠

宋京兆府之陽... 才三城而已... 魏晉南北之時... 伯大國之都者十有七... 於唐者一而已... 東都洛陽是也... 餘三京則皆當時之郡治耳... 夫以數十

年之間其興廢之驟也如此... 若矣天然後知地無常重亦無常輕... 無重亦無常輕... 莫不更都三河之間... 王都豐武王都鎬而關中浸以休息... 遷洛陽而郭子儀以為東都... 備萬乘供百官井舍代宗遂西還... 史都會之論特可施之一時而不可施之萬世也... 方峙都府以制四獲則要當以為政事為先... 豈以古為泥哉

三都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 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 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矣大

抵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利大梁便於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棊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夏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為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於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侔盛古之隆唯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為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委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為安也光武而下唯元委孝文僅留意於稽古禮文之事故遠接乎成中宅洛邑繁然新一王之政遠侔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訖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於京師強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情農險阻遠德知禦侮於海隅而忽艱虞於京

營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大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伏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襲漢燕晉不能隨符秦而姚萇實扁堅以至輔民課而新莽燼涇師繞而德宗姚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震九重震動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偏師犯闕如覆門闌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弊蠹生於悠久故載戰載秦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瘠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歸大梁便於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即於安也雖然玉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為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

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云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由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當不可一槩求也然以王道繩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為優而臣意則否長安之地四塞雖固而包復裁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墜潼峽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也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為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於是而易輸寃抑於是而易訴朝覲會同於是而易期赴調上計於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則易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孰便於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室萬世之都所以為國家生

民無窮之計三都之中印洛其處幾矣

群書考索卷五十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輿地門

京都

京東東路

春秋戰國之時齊據東海雄制中夏赫然為五百年之強國逮于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陝右相確天下制勝之地舉在兩隅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既襲有全齊遂啓假王之請漢既策命而崩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矣是故田肯有東西秦之稱臣初讀戰國楚漢之書殊覺齊地之強意其後世滋甚然而漢魏而下寥寥千載間青齊之地浸以汨沒其間擅王張僭帝與藩臣不軌唐淄節度者各一姓而已而

又莫不喘息金中幸亂苟安僅為歲月岷強之計王師壓境遽即丹夷
所謂昔日形勢果何在也以至漢晉隋唐之季天下盜起如蟻南北五
季之際中原禍亂沈酣奸雄投隙莫甚於此時矣而全齊之地蔑爾無
聞又何其荒涼削弱之甚也夫土壤腴靖山川夷險今古不殊而前後
強弱相戾若此何哉既而考歷代戶口登耗與夫城邑修廢郡縣增損
釐合之制然後知青齊之地一盛一衰蓋有自而來方姬周之季有齊
垂九百年斯民又獲休息而為之上者經制緝理又皆得其道惟太公
克慎厥始而桓公克振厥中威王又克成厥終三后奮功全底于治斯
民浸以蕃息鑿斯池穿斯城深耕易耨日以赴功而齊國赫赫稱強伯
矣當時齊地不下七十城而臨淄一城已有丁男二十一萬觸類而長
則他城可知故蘇秦稱齊人連任成惟揮汗成雨蓋言其蕃庶之甚也
嘗考西漢之時全齊之地有二百三十餘縣民戶不下二百萬夫率當
天下之十二蓋其去田氏為未遠也故知春秋戰國楚漢之時齊地獨
稱強伯不為過矣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首難暨光武中興

則平中土而齊寔為殿故地已丘墟戶口凋耗建武之初縣邑并省
半涵養二百年而民戶不論百萬重以黃巾之亂海岱騷然全齊之民
舉為群盜擊戰數載殺傷困重而歸降曹公者猶百三十餘萬人籍其
勇銳者為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十年而
民戶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淄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
胡之亂王彌騁亂殺戮如刈瀕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為空地自是
而後東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由是觀之天下國家之輕重特在民戶
登耗如何苟人物蕃庶則鹵莽惟膏腴發惟金湯丘墟惟薨棟荒圯
惟桑麻狼號鬼哭之地惟雞犬相聞牛羊群牧之鄉而赫然盛強矣乃
若人民凋耗莫克有為雖雍州之上腴蜀土之失險東國之織巧河朔
之強捍將安施設哉斯率土之濱莫不皆然豈惟青齊之地古今盛衰
有足托也抑嘗譬之土地其軀幹人民其精氣也精氣去矣軀幹猶存
其何用哉彼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猶舍精氣而爭其軀幹豈可謂
知務也哉

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其民生稟中和性理安舒樂逸豫而不能為亂故古名其州為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為安衝而其民不攻戰聞大抵易為戡定王師甫至則簞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豈非習俗和平不能為亂故邪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殷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衆心而蔡人始樂為不軌忠臣既敗李希烈東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縱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習以為常但知為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為守人自為戰父子相視死不為悔其酣亂錮禍乃與羗夷無異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三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顧其人如此則所謂昔日安舒逸豫之性果何在也嗟乎河南之地自古名為豫州而習俗之弊乃至甚於幽燕慘殺之氣而况不為豫州者乎為人上而以風俗為任者其可不戒哉

河南豫州之地平夷洞達方有一較八面受敵之場也而戰國之時魏以區區陋邦北紫南齊環繞數千里界於秦楚齊趙四大國之間無再會不受敵而虎狼之秦搏噬尤亟其勢可謂危矣而終能雞唱荷戈月沉擊柝繼世相承為二百年之戰國及與齊楚皆亡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能不失強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王朱温亦割據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為敵國而温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劫據中原以傾唐祚然後知無山河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之志者所以啓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不固之固存焉在王者處之如何耳

甚矣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也蓋常人之情駭於驟見而粗於常聞作於始而怠於終方其禍亂之初天下之人駭然而奮雖匹夫匹婦莫不有忠義憤激之心則奸雄之徒初以從亂也難及其久也天下之人習亂為常因循顧望之心生而忠義敢為之氣沮則

奸雄之徒初以從亂也易及其又久也天下之人蕩而忘反者舊既沒而少壯生長亂離視犯順逆節之事以為當然則操戈為仇者唯知各為其主矣於是有一危而不可復安一亂而不可復理歷觀前古例有此弊而李唐河北之禍尤為昭然方安史首亂兩京淪沒宇內大震唐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匹馬北方提孤軍橫博強敵不數年間遂清大慙者蓋民心未變因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叛將涵養二十年間群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事之終不能克蓋民心已變力而爭之則難以成功故耳切觀正元之初朱滔詔燕人以叛魏于眾者三皆不應遂朔之以前既乃大操而還滔誅戮數百人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無負唐之心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之初去天寶之亂幾三十年矣而河朔之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以太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聞故邪逮四十五年之後耆舊既沒少壯生長亂離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狼心始逞而不可如何矣臣竊曰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者此也

兩廣

兩廣東西路

漢魏以還守官廣南者多以貪墨坐激吏民之變啓蠻獠之寇寔由於此蓋古今之同患也抑嘗考其故羸秦以來以守令為治臺省銓除莫不以內地為重以邊遠為輕而廣南之地去京華為尤遠瘴癘蠱毒種種穢惡內地之人南轅越領不啻奔逐必罪戾孱庸不得已然後膺其選既百舍登途往返重費不過厚取於民耳而又地產珍奇掌握之物足當數世疆域曠貌按察稀臨京闕萬里赴訴莫及則無聊汨沒之人何憚而不為賄乎歷古交廣之間民獠多叛致搔擾江淮震輟朝省職由此也嘗觀漢順帝永和中日南象林群蠻並反四府議發江淮甲卒致討李固駁之以謂前尹就討益州叛羗蜀人諺曰勇來尚可尹來殺我乃召還以兵付刺史張喬旬月之間寇虜殄敗宜精選牧守以殊俗乃以喬刺史交州祝良為九真守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降者數萬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表無虞至靈帝中平中屯兵作

亂嶺南大擾三府乃精選賈琮為刺史琮至蜀復徭役選良吏試守諸縣遠近翕然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叛自後嶺表之民又獲安堵審觀張喬祝良賈琮之事而人情可見矣然則嶺南歷世多亂豈皆蠻獠之罪抑當時朝廷制置失宜耳嗟乎監司守令九重之指臂也所以撫育斯民全賴良吏其休息安危莫不由之又可易其選耶內地之民伊邇闕庭監司往來如織號令所宣閭閻必達借使守令或非其人究抑易訴詣監司而不獲則裹糧走關下耳是內地親民之吏猶可非其人也至嶺表則不然遠者去京華萬里終歲道途僅能一詣闕庭而又荒陬絕域程驛遞為監司不能周及守令苟非其人則免民無由申訴抑既甚則其勢必將為亂是遠地親民之吏不可非其人也而歷代銓陰反以內地為重以邊方為輕是何倒置之甚哉切觀宋朝開寶中太祖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文敏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德威聞知州郭恩齊監軍郭重遷指飲于民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鞠之苟一毫侵民朕以遠赦夫瀘州去

京師四千一百里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太祖盡知之雖僻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慎如此則邊民安得不理蠻獠自何而致措方有於太平之盛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端有餘矣嗚呼兩廣四十州之地皆宋朝瀘州之地也其選任守臣可不戒哉

東南

東南土壤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溯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墉墉民間苦之當時譏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君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本朝之鄂州是鄂土之墉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更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墉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剝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上腴可知矣彼唐堯以東至于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墉自若也孫皓而下至于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

年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二代以前東南荒涼為甚春秋而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更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車舟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雖自東漢以還東南民物漸以蕃息至于隋唐宋朝太為豐羨人力既備皆為沃壤方之往古全不相侔固非特鄴土為然也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土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振古中原之地種植所加盡為沃壤者詎皆其質然哉抑由歷代帝王所居朝覲會同九有輻湊百巧所聚萬貨所通人力脩而地利盡故也及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伎巧轉而南渡四方習俗所利舉萃東南農桑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彌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糞其田雖

舊之牛羊牧之荆棘茂而草萊闕種植時而灌溉利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且以有隋盛時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戶則人力之不寧幾何自唐朝以來浸以休息更五代至于宋朝以增至五百餘萬戶州縣墟鎮整焉相望則其陸海之名益不虛矣故知今之東南全非昔之東南若欲議東南之實必舍古之名然後可也

南北

宋朝南北輕重

江河淮漢經乎中國皆自西而東注是開闢以來南北之形勢已分矣而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蓋普率之間覆載長育各有定限旺於此則彼衰盛於彼則此謝雖先後不齊其有興廢一也是皆天地自然之數有非人力所能為者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戶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繞越淮漢以南頗然陵替故帝王之興舉在西北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

淮漢以北居其九充豫青徐雍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揚周公分天下

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并雍冀淮漢以南居其二荆揚漢武分天下

為十三部淮海以北居其九充豫青徐雍淮漢以南止居其四益交元

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戶而淮漢以北當十有餘萬戶淮漢以南

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已加

之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籍

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籍亦不過晉武之初反以三隅兩淮

四川蓋可知矣按其道里雖當宋朝十五路之地淮南江南荆南湖南

建路蜀川四路而戶口凋耗曾無江浙一路之民加之利源匱竭食貨

蕭然茶稅未興鹽利無幾酒課既踈商筭亦罕其抑以給國家之用者

不過農桑之稅而已是數百年間蔡南夏財賦所以曾不及宋朝江浙

一路之半而乃用以提挈天下大半之地以與西北爭衡又豈可得哉

爰自李唐而下南北一家蠻荒萬里悉為郡縣而民物自古凋零山川

英傑仰鬱而無所發泄由是天地王氣盡鍾于北海嶽之藏勃焉洶湧

動植含靈莫不昌盛而又蠻夷軌順盜賊浸思更安史之變而無虞

五季之難而獲免其間縱有禍亂旋即削平至于宋朝之興罰罪弔民

拾取諸國州縣晏然不知有軍而聖聖承承深加涵養民物康寧益用

豈恭遂為九圍重地奪往古西北之美而盡有之是以鄒魯多儒古所

同也至于宋朝則移在閩浙之間而洙泗寂然矣關輔饒谷古所同也

至于宋朝則移在江浙之間而雍土荒涼矣青齊冠蓋衣履天下亦古

所同也至于宋朝則移在蜀漢之間而海岱蕭然矣古之賦於民者惟

桑麻所出而桑麻之饒關河為盛東南無足進焉宋朝則異然酒茶鹽

鐵香藥關津之利歲入不貲雖兩稅所及殆不能加國家利源莫重於

此而大半在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西北無足進焉是以熙豐盛時分

天下為其三路而淮漢以北正居其八京西北路京東兩路陝西兩路

漢以南乃居其十有五即東晉南朝總天下餘十有六百五十萬而淮

漢以北纔當五百餘萬戶西京路七十九萬京東兩路每百二十萬京

陝西兩路每百三十二萬河東路淮漢以南乃當千有百餘萬戶西京

陝西兩路每百三十二萬河東路淮漢以南乃當千有百餘萬戶西京

南路餘三十五萬淮南兩路餘百三十一萬兩浙路垂一百八十一萬
江兩路餘二百三十八萬荆湖兩路垂一百五十三萬蜀川四路餘
路餘八十一萬福建路餘一百一十五萬廣南兩路大率當天下三之二是不
出東晉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以十五倍之人而增三十倍之利
舉天下之美盡萃于南夏其古今相反若此之甚是豈非天運回旋物
兩大故輕重奪移一至此也抑嘗譬之人生世有幼必有壯有壯必
有老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之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
之年方長至于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人猶以其昔日之壯也
而未敢輕其老以其昔日之稚也而未知畏其壯是又可以為常乎故
曰古今推遷輕重得失不可不審也

四夷

禦戎之策前史論之詳矣然皆知有人事而未知有天時也蓋中國治
亂舉在人事而夷狄盛衰乃在天時中國之治斯民也有禮樂教化以
導之有典刑號令以紀之有士農工商以任之有城邑井里以保之是

皆修諸人事而已雖有水旱札瘥亦在夫政里所以拯救何如非天時
之所能治亂也夷狄則不然恃甲馬以為強資人蓄以為富兩露膏沐
雪霜以時則水草其美人蓄蕃滋往往飛騎控弦雄霸一方而抗衡上
國矣是皆在天時所以養育之也若乃雪霜不時旱役交興人蓄死亡
而骨肉怨叛則在天天心所以譴罰如何而非人力所能致矣如漢武
之遠討非不酷也而匈奴輒投魏武之大搜非不快也而蠕蠕常寇邊
唐宗之親征非不銳也而高麗終不克三帝之時人事可謂修矣而夷
狄莫之畏則以天未悔禍而夷狄方睦故也至如宣光之朝匈奴隋唐
之平突厥武宗之臣回紇元魏之定蠕蠕高宗縣高麗之國宣宗來吐
蕃之臣豈有勞於人事哉特以天命既回夷狄自衰故爾夫以漢宣之
德則不及太宗漢宣之威則不及武帝而匈奴於文武則內侮於宣帝
則入朝以魏明之德則不及孝文魏明之威則不及太武而蠕蠕於文
武則內侮於明帝則入朝是果何謂哉况高麗之強望突厥遠甚高宗
之威望太宗又遠甚而太宗能平突厥又不能平高麗而高宗乃能平

之良由天運去來自然致此有非人力所能為也議者或謂宣帝能朝
匈奴則以武帝殘之明帝能臣蠕蠕則以太武困之高宗能平高麗則
以太宗摧之蓋火然於已吹之後而燭頽於既雨之餘謂先世誅窮必
為後世之利審如是說則昭帝之時胡不能朝匈奴宣武之時胡不能
臣蠕蠕漢安之時西羌作亂并涼武后之時突厥何擾燕趙是皆奮自
亂亡之餘而猶能若此為梗也又况東漢匈奴之破李唐突厥之亡與
夫回紇之衰吐蕃之亂皆因天灾流行怨仇內作之所致未始賴先世
窮誅之力則夷狄盛衰端有在於天時矣然而夷狄盛衰雖在天時而
邊境安危實在人事苟中國人事之脩則夷狄雖盛無能為也苟中國
人事之廢則夷狄雖衰亦能為害也如漢初之匈奴魏初之蠕蠕唐初
之突厥宋朝之契丹非不赫然強且盛也何害中國升平之治哉如新
室之比狄後漢之西羌東晉之東夷李唐之南蠻非不叢爾業自微也
而中國重受其荼毒則以人事修廢不同故耳是故中國治則足以禦
夷狄之盛中國不治則不足以乘夷狄之衰又其甚則反為所乘而中

國不勝其禍矣如西漢之於匈奴隋唐之於突厥可謂足以禦其害矣
也如安帝之於西羌靈帝之於鮮卑可謂不足以乘其衰者也如周幽
王之犬戎晉愍帝之契丹可謂反為所乘而不勝其禍者也歷觀自古
中國能敗夷狄者必因夷狄自敗也夷狄能亂中國者必因中國之自
亂也夷狄自敗雖繫之天而中國自亂則不得不歸之人故善馭夷狄
者宜任彼之天而時脩我之人事幸而遇其衰則安中國以乘之不幸
而遇其強則安中國以禦之故夷狄無常勢而中國有常利此禦戎萬
全之策也而秦漢以還議者紛紛或誇征伐之功或守和親之便或言
守禦之利更相矛盾互有得失卒未有一定之論是皆可與言人而未
可與言天者也必上應天心下符民事則守禦之策其為庶乎若征伐
和親之計乃因時施宜矣方夷狄鼎盛而中國未違則和之可也及夷
狄既亂而中國力強則征之可也和親之計則宜先時而謀征伐之計
則宜後時而動先時而謀所以相天時後時而動所以盡人事若漢祖
之和匈奴唐宗之伐突厥可謂順天應人而知時適變者矣漢祖唐宗

易地則皆然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地名

古今地名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寔艱而地名同異古今圖報尤為難辨者也
 蓋其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歲代滋久史傳互見
 或泐其地而易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亦遷其地而革其名此與
 地之所以難考也抑嘗計之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
 東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齊及河
 東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兗州之域故同稱曠方河東曰兗州及河
 東周定王時黃河舊道漸以理塞秦漢以還河堤屢壞乘上隣之勢决
 而東下故兗州之域漸在河外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最國以來子
 史中所補河東之域皆指宋朝河而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
 東路而言之即古并謂之域也

之河西黃河源自崑崙積石北流餘二十里至于宋銀夏之郊諸州
地在河之西而東流不盈十里又折而南流故宋與西國之界所
指河之東而言古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
也有中國之河北有夷狄之河北黃河曲折大勢如覆斗之狀而關中
畿西路在河之南新中土之河南也而後魏勝夏諸州亦在河南即
關中秦長城外也亦在河北即夷狄之北也中國之河北也而後魏
南之秦漢而下尊匈奴南牧之地也列為郡縣亦名之曰河南自是
狄突奔之地也悉為郡縣亦名之曰河北自是河北之稱一彼一此
狄如秦漢前史至不相侔若此之類不可不察也加之百王疆理代有
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如中土河
古一名而兩漢河南之稱則指一郡而言即宋西京鄜州及京西南
之境而兩漢河南之稱則指一州而言即宋西京鄜州及京西南
路之地李唐河南之稱則指一州而言即宋西京鄜州及京西南
境奄黃河以南皆是也宋為東西兩京及京西南路之故周之
河內異乎漢之河內地漢之河內乃古鄆州即宋西京鄜州及京西南
東異乎唐之河東漢之河東即宋西京鄜州及京西南路之故周之
之淮南李唐皆在淮此宋乃移屬淮南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也

東之河北三代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惟道有四而東
淮山之北也唐裴度身督戰平淮西則宋京西北路之故周之
西路之北也唐裴度身督戰平淮西則宋京西北路之故周之
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江西如魏志武帝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間各
路之地也晉紀稱石勒傳據有江西百餘則宋京西南路之故周之
之地也至五代史稱鍾傳據有江西百餘則宋京西南路之故周之
有稱江左有稱江右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天下之
形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山東亦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
南之北也然右故前史兩稱之山東亦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
北而言者前史則其地正當河南而稱華山而北之則其所謂在華山之
罪言則所稱山東之陝西亦一地也震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為
地專指河北而言也陝西亦一地也震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為
秦國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兩漢又名山西宋列為陝西路
而前史又從而稱顯之曰四塞之國曰陸海之地曰天府之居其名雖
異實則同也反以三隅他可知已此所謂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者也嘗
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之於古之國號如書稱河亶甲君相即今之
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
師滅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鄭州

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若此之類未易槩舉蓋
 獲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證或疎至有已非其地而空
 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古滑國在今西京偃師縣之楚
 三百秦師入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古舒國在今廬州之舒縣三百里
 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在今廬州之舒縣三百里
 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在邢州定城縣之傳稱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近於今之
 非也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之傳稱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近於今之
 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在沙州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
 也西亳今在京西偃師縣南亳在河南有東魏西魏南魏而皆非今之魏
 州也東魏在今鄭州蔡陽縣西魏在河南有東魏西魏南魏而皆非今之魏
 楚州也東魏今蘇州西魏今荆州夫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縣邑之名抑
 又乖戾方春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於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于今
 者百無一二其有地不徙名不更歷代常存用迄于今如彭城中鐘離
 酸棗長葛諸城才十數而止耳其餘或名同於古則地改於今故古之

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魏公酒泉之邑是正河
甸故之地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左傳補楚子色于丹
縣內今丹陽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
 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春秋諸侯會于澶
澶淵聚者即其地正屬今之幽州而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
今之澶淵郡乃河北東路之督府也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於是始答南陽即今之懷州也
南而皆晉地也而左傳晉於是始答南陽即今之懷州也古之東陽在淮
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今漢嘗以彰都東陽郡行封夫地理更
 乎歷代必至混淆驗其名初無異同考其實則為甚易觀者於此幾何
 而不悞哉臣故曰百王制度考正實艱而地名同異尤為難辨者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續集

續書考索卷五十三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君道門

堯舜

所貴

帝堯不授于子而授于舜大舜不傳于子而傳于禹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者不能子兆民成一家者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

如是之

進賢退不肖

堯不問洪水而明俊德舜不問鳳凰而去四凶俊德不明無洪水不免於亂四凶不去有鳳凰何益於治

張九成

授受出於天

人皆曰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孟子曰不然天與之也人皆曰堯以道授舜舜以道授禹董氏曰不然天之道也孟子未嘗以遜揖為高

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行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未嘗置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萬事中的一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為高而忽其餘事為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指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為至高之節矯情而効之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毀為以利心量聖人也謂堯舜以揖遜為高者正所謂以利心量聖人也呂祖不得已而發道之秘

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也夫強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言之不

也堯之命舜自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也道心也危微精一也營營然若慮夫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強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矣至於是我吾固悲夫舜之時不逮乎堯也自舜有執中之說精一之說然後有吾道一貫之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說已而為性善性惡之說為善惡混之說而道始離矣嗟夫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又悲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其天也上同

敬天

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混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侵一川一草之變歷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銖銖不不紊不亂豈若後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歷象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歷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已而信曆象舜不信已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已耶非也身有曆象而不

廢義和之曆象堯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
所以為舜也

急先務

古今言天下之治者必曰堯舜及觀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則不能無
疑焉博施濟衆治之大者而夫子以為猶病知人安民係於治體亦不
小耳而禹則曰惟帝其難之夫合是數者則堯舜殆將芻狗有舜草莽
天下而後可堯舜固不能怙然於此然則禹與夫子果何見而云蓋嘗
思而得其說博施濟衆知人安民堯舜非不為而實未嘗一一而為之
一一而為之則堯舜誠以為難且病於緩急先後而審處之則凡是數
者蓋有不為之為者矣難與病豈所患哉

樂言

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四岳不以是而傲堯堯乃以是而咨四岳寇盜奸
兇蠻夷猾夏羣陶不以是而戒舜舜乃以是而命皋陶古人樂言如此

與人同

以名求之則開闢以來一堯舜也不強合其無而求得其所有則堯舜
性仁仁即堯舜也堯舜之道尊悌尊悌即堯舜也堯舜非堯舜而仁與
尊悌所以為堯舜則其八骸九竅而目之以人者皆勛華之徒也漢
武之欲參堯舜思以此而合彼者也唐太宗之欲輩堯舜思以此而齊
彼者也堯舜與我本自一體參之輩之則一而二矣知有堯舜而不知
所自有之堯舜則與不知者一揅

堯舜非度

跡聚五帝聽規三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馬遷
列之為紀釋云堯舜謚也翼羨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日舜愚嘗攷世系
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夫謚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
世有辟玉嗜音酣酒荒禽胃色者有之飾非複諫者有之剖忠害賢者
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
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
舜當群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事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

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及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餘元

不言而信
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

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告語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

而堯徑行之不告也巳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獄訟者自來也諸侯

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而使同也無他爭焉而言言

焉而爭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難

善處大事陽武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

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胡安

不悔一人之好惡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棘

脩巳用人兩難
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德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

此堯之難也司馬
四凶雖惡在堯之時實參眾議何舜之初遽加譴責也蓋感移之機切

於反巳之嚴而激厲之意出於望人之尊往之不去也知此理乃人心

同然也感而移之安知其果怙終乎今也之不能不罪憫其心無獲此

理之當然也激而厲之或者還其天理之一助乎
外天下
堯舜之於天下得之不謝去之不留倘然受之人不以為無故之獲酒

然釋之人不以為好異之過
不輕絕人
堯之滅鯀也必至於九載績用弗成之後舜之戒庶頑也必在於侯明

捷記之餘聖人之心不忍棄人於為惡也必涵容之寬假之教誨之徐

之以須其變不得已而後棄之
無不通之情

昔者堯舜之世一俞一吁一都一嗚而君臣之間無遺情諫於鼓謗於木而君民之間無遺情警誦詩諫工誦箴諫士傳言庶人謗而幽隱微賤悉無所不用其情大抵誠意浹洽而勢不扞隔法理闊疎而人不自欺昭宗

堯

常變兩盡

堯典大意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休祥而有洪水是變也既盡常又盡變而堯之責塞矣呂東萊

脩身治國平天下

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叶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真德秀

刑賞起厚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辜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烏乎蓋之矣蘇軾

以舉相去凶明舜於天下

昔者堯之將授舜也一旦以天下之大而加諸側微之人懼人之不我聽而且至於疑且駭也是故有十六相而不自用有四罪而不自誅乃舉而委之舜俾得以行其賞罰焉蓋使舜而不有是功則堯亦無以明舜於天下

四凶非盡小人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比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取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皆窮

夕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耳若四族者皆小人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其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也蘇

先覺覺後覺
堯典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也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真德秀

傳賢以為丹朱計
史記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觀堯舜之帝米稼不割茅茨不剪飲土溜啜土飴其所以儉其身而憂其民者豈不肖之君所願為哉若曰竭四海之養奉一人之欲忽其寄托之重忘其危亡之戒則南巢之放鹿臺之焚所以貽之禍者酷矣孰與為虞賓終身不失其所以安乎非特以利天下

亦以利丹朱也而司馬遷曰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謬矣

鯀之治水倉薦之堯用之固也然察其一時顧問君臣皆有所不得已於其間懷山襄陵之患帝之戚然甚矣在廷相顧思有以紓一時之急故於鯀之對未罷而試可之色已難有能俾乂之求雖急而方命圮族之素已疑矣至驩兜之薦共工帝獨不以試鯀之心試之者豈非予采之共未至如昏墊之迫哉驩兜之言徒知其方鳩傷功而不知帝之所以用人者不置其靜言庸違之大累而邀其鳩功之小材也使後世之君遇灾如洪水得一人而用之決不計其方命而疑之咨人以若予采得一八而用之決不惡其象恭而遂棄之也愚以是知堯之用心深願國體而不專於事功之必集故其所求之人不切於有才而先考其德之賢否也陸唐

憫人為惡
唐堯忠厚之政樂人為善而憂人為惡故曰嚚訟曰靜言曰圮族堯皆

加以叶之一字見聖人無忍怒而有恻嗟嘆憫之心也

舜

忘貧賤富貴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無飯糗茹草故也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無袵衣鼓琴故也使舜而有飯糗茹草則不能若將終身使舜而有袵衣鼓琴則不能若固有之荀子所謂外物輕者乃賢人之事未足以語舜也

不為居所移

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袵衣鼓琴不能使之侈牛羊倉粟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不為居所移也

察人倫

父子之倫人所常行也以舜處之若不必察也不幸而有頑嚚之父母焉憂頑嚚之間一日而不加察則為保其無怨舜於此所以用其心者

不過於業業致孝而已吾致孝焉則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兄弟之

人所常行也以舜處之若不必察也不幸而有傲慢之弟焉處傲慢之

上一日而不加察則為保其無怨舜於此所以用其心者不過於同身

喜之情而已吾致愛焉則天下之為兄弟者定矣告則不得娶夫婦之

倫於是為難且變也舜於此必察之曰告則不得娶吾慮夫不孝以對

父母而已也他不知也凡此皆舜之所以盡心焉者舜之心實為天下

後世定人倫之始也其始定矣其後世豈難定哉其難且變者定矣其

易與常者豈難定哉聖人之所行所為不知一身之利害而關天下後

世之利害凡為人子之不幸如舜之克諧以孝足矣况不為頑嚚者耶

為人兄者不幸如舜之不藏怒宿怨足矣况不為傲慢者耶為夫婦之

不幸如舜之不告而娶與夫刑帝二女足矣又况無舜之難且變耶舜

處一身之不幸而貽天下後世之幸處一時之難且變而為千萬世之

法

陳孝

謹於用刑

吾觀舜用刑之法官有鞭教有朴贖有金青有赦至猶怙終者始加以刑尚有欽恤之戒是則未刑之先曰鞭曰朴曰金曰赦致意者四焉當刑之際曰欽曰恤致意者二焉如是而刑則天下懼于屠割之威者無幾矣

先教養而後及刑

舜之命官也允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而又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而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以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其德舜用刑止於四罪

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文官深謹唐虞用刑之意以象舜刑條目觀之至於事勢窮極然後加之以賊刑既欽且恤則知舜於四凶之誅亦可謂大不得已也然味四罪而天下咸服一語又見舜自即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用刑之簡非若後世之繁苛也

難之道

舜及夏大舜之事未嘗不嘆其所遭之難亦未嘗不慕其所處之盡也人孰無親也而矜憐無奄之慮彼則無有也人孰無兄弟也而交愛親睦之義彼則無有也以側微之人而娶貴驕之二女若未易以其質朴者化也以木石鹿豕之與居者而驟進乎臣民之上若未易以初制者服也然則舜於親則有允若之化於象則有親愛之義於二女則有簪降之別而臣民則為謳歌皆歸而不相舍也果何道以至此哉

等視輕重

舜視天下如棄弊鞋豈舜直輕天下如弊屣哉孟子特為挑應言之耳天下者挑應之所重也弊屣者挑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輕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弊屣當其不可與視弊屣於天下

身而所為備

興於側微而極於有天下起於耕稼陶漁而至於為帝始於飯糗茹草

而止於被袵衣鼓琴一舜之身而其所為備矣鄭康

舜能用君子之朋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陶稷契等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後世不諳舜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歐陽

齊家

以四岳之舉舜只就家庭中說而堯之試舜亦只就家庭中試此乃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道理呂祖

治家

治家之難甚於治國者閨門尚恩易於推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徇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故堯之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

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真德

以象待象

焚廩捐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胷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呂祖

命官無貧賤精粗之間

禹為相而夔為樂工伯夷典禮而臯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耻其職之不修而已不聞其精粗貴賤之間其心也張

以奮起為心百揆重任也舜以之而咨四岳宜也然味奮庸之語不能無疑焉夫奮厲激昂之人用之興廢補弊之時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而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止之理常存奮起之

心乃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語祖
不廢規儆之益

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息荒戒臯以逸欲戒禹又以傲
虐戒豈憂其有是而預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耶人心惟危
自昔所畏雖聖人不能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禎

盡其常為

丞丞之又非所以自強也夔夔之齊非以正行也業業之致非以要譽
也吾職之不共吾力之不竭於吾天性有累焉於吾至願有歉焉於吾
真樂有虧焉是則所憂耳

德隨寓而著

造端乎閨門而闡門有克諧之化至於示儀於天下而天下有底豫之
功為法於後世而後世有可傳之道

怨慕

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人知舜之怨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

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類

帝德同愆

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臯陶但以罔愆言之舜必如是僅可謂之無

過耳洞

得象為仁義之盡

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
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
也洞

言簡而易守

舜命契為司徒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作士教以一言曰明所任至重
而戒飾不過一言此其所以簡而易守歟夏尚

鬼臣以立功立言

臯陶有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有功舜則曰禹亦昌言

幾衡齊政

堯既膺象日月星辰舜復何若是哉蓋觀天象運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知一身之無過又未知天意之如何驗之曆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遂順為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我之不足以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尚何待此耶蓋前之所舉乃堯之試舜舜豈自以為能後之所舉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幾衡以齊七政昭祖

公道大明

昔者有虞之世道純德厚天下如一當時相為稱譽相與汲引不惟在廷諸臣知有公道而洋溢州黨閭巷之間者亦未始有異議故人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者天下皆謂之八凱人有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者天下皆謂之八元逮舜擢用而置諸上位卒賴以撥百事布五教維萬舉之權不在天下之民而舜舉十六相實慰天下之願則公議之行至此有可觀者矣棟

夏商周

受命之符

論夏之受命不必曰洛書之錫有以為之符當論其平成之績有以收生民於魚鱉之餘論商之受命不必曰玄鳥之生有以為之符當論其寬仁之政有以慰天下雲霓之望論有周之受命者不必曰白魚之祥流烏之瑞有以為之符又當論其積行累功有以致艱難之業散財發粟有以成盛大之勳

得民心

黎民咸貳於洛汭之日似終窮矣然能於洛汭咸貳而不能不合謀於一旅之衆億兆離心於牧野之時似終厭矣然能於牧野離心而不能不思殷於三祀之久周自東遷知有諸侯不知有王室似終怠矣然盟向之民寧背鄭陽葵之民寧叛晉而終不敢一日無周夫以千八百國之天下而斯民常終始如一日有變故無攜貳有動搖無傾覆斯民何依依而至是耶

本人情

乘輿之供廩稍之給以是而取民未害也而貢助徹之什一更數世如一日豈不曰國用固可急而吾民得無欲富之情乎官室之奉臺池之樂以是而使民未過也而三日之役登數聖如一人豈不曰一已固可奉而吾民得無欲逸之情乎苗民之當誅葛伯之當征有崇之當伐奉辭而滅之可也則寧班師為寧事小為寧退而循德焉豈不曰罪固當問也而吾民得無欲安且壽之情乎

誥誓

夏之誓典而嚴湯之誓曲而重盤庚之辭惻惻而周人之誥優游

制度因革

輅一也而鉤車大路乘路之殊異一也而有平道章甫委貌之異禮一也而或青或紫之不同一也而以龍以蒲之不一進而至於校序之異制貢助徹之異名忠賢文之異尚豈固為是差別哉誠以時變所與之異不隨時而損益之為難也

故苗民逆命人心幾於忿而禹不忿舍我繼章天下幾於讐湯而湯不讐伐商之後斯民一旦譁然疑周而周不疑三數聖人感然如慈母痛其子之弗類也詔誥諄復不忍毫髮之有傷而厭之飲之以徐洩其謗讟憤懣之意而為不怨不訾之歸民亦懲然而改擇然而隨至於婉擊擊幽更數百年而不忍釋者吁聖人一念在民之天至此哉

備先具

六府孔修而禹之民不知有水兆民允殖而湯之民不知有旱卿里縣鄙在在委積而成周之民不知凶荒詭厄之變

救弊以歸於中

中者道之一也道之一則孰為忠孰為敬孰為文而弊亦孰從而出也損益之論此其安施乎禹之後允執之者無其人於是乎拘世變之所趨而變中以為忠曰忠則去中猶未遠也然離中而為忠則已有所偏尚已夫是以久而不能無弊而承之者亦固不能無救弊之政也商人

永忠之弊而以敬周人承敬之弊而以文蓋各以其勢之所激者救之於是乎有損益之可言矣雖然敬以濟忠文以濟敬湯武之意蓋欲舉偏補弊而復之於中也惟難

兵不待擇而精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莫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足以犯絕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

民相友助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親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

何以滅亡周以弱存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三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而反不如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士疑焉而不知其故也蓋嘗以為周公之治天下務為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蹂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勇之志故其事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游和易之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切嘗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狃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狃於衰微然至於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

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蘇

文武不分

三代而上養有庠教有校而射有序周旋於澤宮者皆有決拾之能而
群居相與閱習者俱足以當受成獻誠之任是以其野之戰可責之六
卿之職而淮夷之勝民獻之夫實佐之非天下之多全才也所以養之
者素也胡

無養兵之費專兵之患

天下之患莫大乎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所自出者
深為之思曲為之備其設御遂并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蓋四時之際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旗鏡鑼之節諸侯卿大夫
朝聘燕享從容懽忻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
農以執干戈取將于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
于野以力耕是以無聚食之費無專兵之虞此其網維大意之所存也

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
畿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且通籍于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馬者
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荆平淮以江漢是
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遠戍徼作而往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
而暫止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畿兵不以有
故而輕出蓋恐其内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
此求其網維而徇其節目類皆無有罅隙之可議此其所以經久而無
後患陳

禹

絕此心之私

禹視天下之溺由已滿之何其責已太深切哉滔淫之害天實為之惻
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力牽援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
大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撤矣縱而
為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為憤又其疵也禹不以縣

誅而發國事私憤撤矣闔而為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逞師
一私夸撤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
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靜然應心常有
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應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
也禹之所造殆謂是歟劉彦

勤儉

禹之德惟儉與勤有功而不伐此其盛者也非食惡衣者惡華也至於
祭祀黻冕則有所用其美也卑宮室者惡祭也至於溝洫則有所用其
力也勤而有所用其力儉而有所用其美此所以無間然者歟范相

艱難勤儉

力餘橫流為民粒食得人時定九川乘四載距四海播風沐雨奠山澤
川却昏墊之憂水工之患以父憂而足念閔子哭而不名然後六府
孔脩四隩攸宅興播殖之利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濟化是以受
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服見罪人而位

曰言禹非故能會財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士元

聖人之道尚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
天下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
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
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
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為其子
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
何獨疑夫禹哉。禹之不以天下授益也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
復有禹而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
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
不喜異也如此鍊

求諫

昔大禹命狗人以木鐸徇于路曰工執藝事以諫故茫茫禹跡虞人得

以獻爲春秋之世若師曠樂官也得以諫晉侯伶州鳩樂官也得以言
王心之失醫和醫也得以正趙文子屠蒯膳宰也得以正平公宴樂之
事若此者禹之遺風也夫惟親踈遠近之臣無一而不進諫此人主所
以獨立於無過之地

提頌衆職

禹宅百揆左右有民則汝翼宣力四方則汝爲觀象作服則汝明聞六
律五聲八音則汝聽禹之一身何以兼是衆職哉蓋契之敷五教左右
有民者也四岳十二牧宣力四方者也夷之典禮觀象作服者也夔之
典樂察音在治忽者也禹爲宰相總百官則是事又當從禹而提頌之
此舜所以命禹也

功著於平水土

禹貢之書夏書之首也而歷攷其所紀則九州之未爲十二無非堯事
也紀堯之事而叙於夏書之首叙書者豈無深意哉蓋鑿龍門誅伊
禹之用力也勤矣疏三江導九河禹之用心也至矣別三壤任九貢

禹也者苗子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則曰用命於爾
命或于社此世變風移不得不然

禹家學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命焉示不敢專用兵也有用命
可賞者是社賞之有不用命可戮者是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至予
則擊豷汝此皆當時自爲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密於自知啓知德
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好於加嚴也非特警衆亦深以見啓自
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
累治之後未嘗接行陳之事至一旦有事誓師其戒飭戎陳如素講者
蓋禹之家學如此文武兼備體用全具本末並舉不分精粗

群書考索卷五十三

續集

100

